

1949—1979

小说散文选

柳州市文联编

小说散文选

1949——1979



广西柳州市文联编

目 录

小 说

横山坳上的爱情.....	陈 涛 (1)
深林雨夜.....	方 扬 (12)
我的妻子上北京.....	翁梅科 (19)
嫁 妆.....	李梦秋 (27)
迟到的演员.....	肖甘牛 (37)
含苞孕穗.....	余海初 (49)
没有结束的竞赛.....	练日华 (60)
陌生的老人.....	曾仕龙 (66)
这不是梦.....	黄德昌 (73)
大老郭.....	杨 忬 李 翟 (84)
辣椒妹.....	曾仕龙 (93)
火.....	刘 江 (100)

没有墓碑的坟.....	金彦华(107)
红花没有凋谢.....	柯天国(120)
磨 刀.....	黄觉民(137)

散 文

松老叶绿.....	刘光明(159)
天马腾空赋.....	肖甘牛(165)
婚 礼.....	海代泉(170)
鱼影仙踪.....	包玉堂(172)
周总理在柳州.....	海代泉(180)
战士的海.....	萌 柳(185)
柳侯祠散步.....	肖泽昌(194)
火红的防线.....	柯天国(198)

横山坳上的爱情

陈 涛

在大隆山麓里有个横山坳。这里，有两个山村一个叫上横山，一个叫下横山，上横山和下横山只隔一道岭坳。上横山有百来户人家，除了一家姓施的汉族地主外，全部姓覃。下横山有七八十家，全部姓罗。解放前，这一带山林呀，黑泥梯田呀，全是上横山地主施寿财的祖产，横山坳的穷人们就靠租施财主的田过活。上横山的覃明汉老大，一生都租施财主的田，可是，他去逝后，也没给儿子留下一块巴掌大的地。下横山的罗应宽大爷，也种了施财主半世田，连自己两斗沙泥梯田也赔给了施财主。以后，老应宽就只得带着13岁的女儿妹英到山麓里挖竹笋，冷天就割草卖。这样的日子一直熬到共产党、解放军来到大隆山。

大隆山解放了，工作组同志来到横山坳，他们集合了上、下横山的穷人们到坳上开会。讲道理：“穷人要想翻身，就要团结起来抓紧刀柄跟地主斗争！……”。这些话，一句句印入已经成年的覃立忠和罗妹英心里，不久，横山坳上成立民兵队，覃立忠第一个参加。这时，他抚摸着新从地主家缴来的步枪，感到自己真正的抓了刀柄了，罗妹英呢？这时已经是个18岁的姑娘，在工作同志的发动下，她领着下

横山的妇女队参加反霸，退租退押斗争。这些日子，在坳上召开斗争施地主的大会，覃立忠就不时看到下横山那个留短发的，穿一身兰士林布衣服、瓜子脸的姑娘，指着施财主的鼻子数他的罪恶，虽然还没认识，可是，覃立忠对她有了一个好印象。罗妹英呢？也在偷偷注意着上横山那个扛枪看守施地主的英俊青年——覃立忠，反霸斗争的展开，上、下横山联合成立农协会，覃立忠和罗妹英都当上了委员，第一次在农协会的干部会上，他俩同坐一条长凳，这样才算真正的认识了，在以后的斗争生活里，共同的仇恨，共同的理想，把这一对苦生苦长的壮族青年，以心灵深处紧紧地连在一起，用村里的话说：他们谈爱啦！

一九五〇年秋天，在邵县暴动的土匪，钻在大隆山覃立忠就带村里的民兵队跟大军到山里剿匪去了，罗妹英就发动群众守卫村子，给解放军报告匪情……。

人总是忘不掉在他生活里那些重要片断的。覃立忠也忘不了那个剿匪回来和罗妹英在坳上相会的日子。

日头刚落西山，覃立忠背着枪，哼着从大军那里学来的歌子，来到坳顶，过去，他每送罗妹英回到下横山的村口，总是送到这里，直看到她进村才回家。现在，他站在坳顶上，注视着下横山的村口，满想会看到他所盼望的人走上坳来。

“嘻嘻，你在看什么哩”背后的声音，把覃立忠赫了一大跳，他回过来，在一丛篱竹旁边，罗妹英在看着他直笑。

“你打那里来的”覃立忠两步三步迎过去追问，罗妹英只笑着没回答。覃立忠猜出她是先来到坳上等他的，覃立忠讲不上三句就扯到这次剿匪反霸的事情上了。以往，象这样的谈

“公事”不知多少次曾为他们会面的主要内容，可是这回，这类“公事”很快就谈完了。隔了好大一会，两人谁也没说话，也不知再谈些什么！空气有点紧张了，覃立忠望了一眼罗妹英，看到她老俯头含着竹叶，只好硬着头皮说出自己早就想提出来的问题，“妹英，我们再也不能再好多久啦”“为什么不能呢？”罗妹英一听，莫明其妙吐出含着的竹叶。“为什么？你是个妇女，你爹要把你嫁给人家呀！”覃立忠语气是不自然的，说完，就“咔嚓”一声地把一枝篱竹踩断了。

静了一会，罗妹英才用小得几乎听不见的声音说，“不，我还不想嫁人，要嫁个我自己认得的后生。”这个解放了的壮族姑娘，还是第一次向别人吐出心里的话。覃立忠也是头一回看她这副羞答的样儿，这个聪明的后生早就听出她话里的意思，于是，鼓起勇气的直说：“我，你愿嫁吗？”并紧抓着罗妹英的手臂，好像她会立即跑掉似的。

上坳的小路上，子竹叶沙沙的响着，显然，有人上来了。罗妹英挣脱了手，抿了抿嘴，一扭身，随即飞也似的跑下坳去，覃立忠望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淡淡的夜幕里，会意地笑了。

几天后，覃立忠送罗妹英回下横山，又在前次会面的丛篱竹旁，继续前次被打断的谈话。就在这时候，罗妹英送给情人一条绣花手帕，并亲自缚在他的手腕上，覃立忠也把解放大军送给他的黑杆钢笔转送给妹英。这样，他们算是订婚了。他们想盼望着更美好，幸福的未来。

一九五一年初。盘踞在大隆山的土匪剿清了，山村里的反霸、退租退押运动在继续着，农民们酝酿着分田。就在这

时，大隆山扩军任务来了，“当志愿军去”覃立忠的民兵队和上、下横山的几十个青年带头到区里去报名了。那个负责接收的解放军排长，一看到横山坳来的这个身高腰初的民兵队长，一下就给批准了。“当个自愿军”覃立忠早就有了这个心愿，现在心愿实现了，该多少高兴啊！他恨不得马上把这个好消息告诉罗妹英。夜晚，他俩又在坳上相会了，当罗妹英听到这事时，抑制不住心里的高兴，对覃立忠说：“你放心去吧，立忠，我们都很年轻，过几年结婚也不晚，我会等着你的。”未婚妻的话，叫覃立忠乐得心花都开了，“妹英，你太好了，抗美援朝胜利后我会回来的，那时我们就……”因为覃立忠第二天就一早到区里报到。罗妹英便催着他早点回去休息。

“立忠，希望你多杀那些害人的美国贼，我们支援你，象剿匪那时一样。”送别的时候，在那多人的面前，使罗妹英说不出别的亲密话，只能简单的鼓励一下自己的未婚夫。

刚解放了的大隆山区的人们，把自己最优秀的几十个子弟送给国家，他们成群结队把战士送下山，期望着他们带着胜利的荣誉归来。这种心情，罗妹英比谁都强烈。

几个月后，覃立忠在朝鲜前线为保卫祖国和敌人进行着频繁的战斗。凭他那身强力壮的大个子，不久就当上了机关枪手。在那些战斗的日子里，倒在他机枪弹雨下的敌人是无法统计的。

在乡下，罗妹英牢记着自己对未婚夫说过的话，积极参加接受斗争的考验。这个普通的壮族姑娘很快地成长起来，很快地懂得自己生活的意义和应做的工作。年底，罗妹英就成为横山坳第一个女共青团员。

自分田后的老应宽再也不晒干笋。往年，一过了年，他就收拾挖笋的铲子，小钩刀，小刨子等。今年，他分到六斗好黑泥梯田，原来的两斗沙田也回了家，一过年就忙着打整丢了几年的，盖满尘灰的种田家具。他再也不反对女儿在上横山下横山跑上跑下搞工作了，他常乐意的对人说：“搞工作为大众，也是为自家啊”。初春，罗妹英在县里学会了新法接生，回到横山坳来，一宣传开，老接生婆们就反对生啦。下横山一个罗三奶奶，在罗妹英出时是由她接生的，话更刺耳，“这个死妹仔，目不识丁，我们的接生法不好，也没有见你抽过“四六风”呀，哼！……”“你搞别的会象事。我倒没意见，做这个呀，我实在不赞成”。老应宽也直敲着烟斗说。罗妹英却不因这样灰心，她想，新事情呗，大家没有见过怎能信实！她想起她爹开始连土地改革还不赞成的事，笑了。笑了。跟着，她说服了几个快生孩子的大嫂子，新方法接生就在横山坳推广起来。每次罗妹英过横山来，总要到覃立忠家去探望一下。有时，还帮覃大奶（覃立忠妈妈）挑来担把枯柴枝。开始，上横山的人，还以为罗妹英这是对军属的普通帮助，可是日子长了，人们心里也有了个底，一些老太婆就唆使覃大奶问问罗妹英。覃大奶想媳妇心切，也真的问起罗妹英来了。可是，罗妹英并不直接答复，说：

“我不知道，你问立忠吧？”覃大奶可真写信去问儿子了。儿子回信没否认这件事，以实的告诉了妈妈。这下覃大奶多高兴啊！待妹英比过去更亲热啦，并逢人就夸奖她。上横山的人，为自己村能聚进这样一个姑娘，可高兴透了。可也有人放出话来：“看立忠的坟山风水啦！打仗的事，讲不上半条命也留不下。”这话，人们可不敢在覃大奶耳边说。

罗妹英每次写信，写完了自己的话，都不忘还把家乡的变化告诉在前线的覃立忠，那一封封寄自战壕回信，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消息，也更鼓舞了她劳动的热情和工作的信心。

冰雪溶化了，夜是无比黑暗。半夜，覃立忠所在的九连就向一营美国兵所盘踞的无名高地发起冲锋。勇士们悄悄摸向山头，愚蠢的敌人还钻在鸭绒睡袋里做好梦呢！直到突击班爆破铁丝网，敌人才慌乱发现，接着各个地个地堡，火力点的机关枪发疯似的向山谷盲目扫射，红色的曳光弹，带着火红的尾巴，在人们的头上高高地钻来钻去。冲锋没有停止；覃立忠和连里的几个机枪射手，只三分钟就把敌人正面地堡里的几挺重机枪打哑了，正当战友们冲上山顶上去的时候，一声“嘘”的怪叫声就传了过来，覃立忠刚来得及抓住机枪，一颗大炮弹就在身边几公尺的地方爆炸开了。他只感到“嗡”一声轰鸣，周围就沉静起来。他还清醒着，把压得透不过气的泥土挑开，挣扎着爬了起来；他嗅到空气中充满了辛辣的炸药气味，觉得半边身火辣辣的疼痛，摸了摸左手，发觉棉衣袖口被打断了，剩下上半截是粘糊的。“负伤”，他脑里闪过这个字眼。周围一个人也没有，他低声喊班长，可是听不到回答自己的声音，回答他的是一片死静。他简单的包扎了一下伤口，以从土里拔出机枪，用两两腿夹起，向山顶有火光的地方爬去，一步——五步——十步。

战斗快结束的时候，疲劳，疼痛使覃立忠在半路上迷迷糊糊的昏了过去。直到打扫战场时，战友们才找到了他。

覃立忠被命令回到祖国养伤。一个星期后，他进了东北长春一个医院休养。两个月后左手的伤口好了，但却变僵直了，失去了活动的机能。耳朵呢？一点声息也听不到了。

在那些啃压缩饼干，喝凉水，蹲防空洞的日子里，没有时间给他考虑个人问题，可是，现在躺在这样安静，舒适的医院病床上，病房生活又是这样漫长无聊，这使覃立忠自然而然地怀念着他所爱恋的姑娘了，当医生允许他下床，他就立刻给她写了封信，笼统的告诉了自己的情况。他一直以来没有失掉回到前线的希望。他认为，不管手也好，耳朵也好。都会好起来的，等重返前线时候，再把一切都告诉她还不晚。

一个月又过去了，左手残废不用说，就是听觉也没有一点恢复。这下，小伙子沉不住气了，说话得少，显得很沉重，医生们给他进行了一次会诊，未了，写字告诉他，说根据他的残废情况，不得重返前线，要转到军人学校去学习。覃立忠一看，全身霎时凉了半截，但他并没有丧气：“耳朵聋，会好的；手过了一段时期也能恢复过来。现在上不了前线，先干干后勤工作也行，那能叫我去蹲残废学校？……”覃立忠几乎和医生们吵起来，脸上激动红得象个胡萝卜。“按照条例规定执行，是我们的职责。”医生最后递给覃立忠这样一张纸条。

命令终究是命令，没有什么理由不服从。就这样，覃立忠气冲冲的离开了医院了。

在病床上，覃立忠还想到很多津津有味的事，比如：回到前线时别望了给战友们带些铅笔，信封信纸，最要紧的还要给副班长大老李带把刮脸刀，扫清他三天没刮就扎手的胡须。现在，所有这些都成为泡影啦！火车把他由北方送回南方，离前线越来越远了。

耳朵听不见，对一个年青人来说，是件多么苦恼的事

情。人们在愉快的歌唱，紧张的学习，可是这一切，象有意似的躲开覃立忠，都和他无关，荣军学校离家乡不远，回来以后的这段日子，覃立忠想得最多的除了今后怎样为祖国工作之外，其次就是未婚妻的问题了。我们这位离开部队的机枪射手，竟在门缝里把人看偏了；他毫无根据的想：我这鬼样子，响雷也听不倒，一只手象块木头一样吊着，她见了不赫过面白，也会扭头就跑，想到这里，小伙子懒得再想下去了。

覃立忠在同志们中间隐藏了自己的苦恼，他想，我说出来谁能帮助我解决呢？这个机关枪射手做了件现在想起来还懊悔的事。一天，他怀着痛过的心情给罗妹英写了这么一封信：“妹英，我已经是一个残废的人了，耳朵聋了，一只手也成了废物，为了不耽误你的青春，不影响你的幸福，我提议解除我们的婚约，你再找一个比我更好的后生……”是他不爱她了吗？不，他从心里爱着她，她在横山坳上送给的那条绣花手帕，至今还在他的背包里，在前线那些艰苦的日子里，他宁愿用袖子擦汗。也不舍得用它。是他不须要幸福？不，他就是为了幸福才去战斗的，现在，他就很羡慕别人的幸福，可是，他没有一点嫉妒的情感，他懂得，这就是自己流了血的意义。

战士是普通的，可情感却是无比的高尚，伟大。

信往大隆山寄去了，覃立忠就紧张的盼望着回信。一个星期后，回信到底来了，覃立忠激动着几乎把信撕成两半，回信说：“立忠，你负伤残废是我们两个人的光荣，这有什么不好，你不应该这样长时间都隐瞒着我，我决不会向你提出解除婚约；你也没有理由向我提出，你安心学习，工作

吧，象我们这样的青年人，应该多为祖国做点工作……”看了一遍，覃立忠有点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拿着信跑到树林里去，一口气又读了几遍。真的，话真是这样说的。口气不象过去羞答答的样子，而是充满着决心和热情。此刻，覃立忠真给快乐透了，当他走出树林，开始为自己冒冒失失写出那封信而后悔了。

长期安静的生活环境，使覃立忠的听觉有了一些恢复，扩音器歌颂领袖，歌颂幸福的歌声已震动着他的耳膜，渐渐的，同志说话他也能听见了这些声音，对覃立忠来说真是又陌生又亲切。回到祖国，他都没有听到祖国的声音，现在，听到了。他高兴得连续给罗妹英写了两封信。

战争使人们分开，又使人们相处在一起，一九五四年夏天，覃立忠复员回家乡大隆山。他的回来，使上横山的人们感到光荣，使头发斑白的妈妈，高兴得老泪直流，虽然儿子不完全听得清楚她的话，但她还是唠唠叨叨讲着几年来的事，讲着未过门媳妇对她的照顾，口气里满是夸赞着罗妹英。

罗妹英知道未婚夫回来了，当天就爬过坳来看望他，一见面，她就紧紧握着立忠的手，热情地说：“立忠，你回来啦！你辛苦了”覃立忠喉咙里象有块东西堵着似的，只注视着她，一时说不出别的话来。

三年多的时间，对正在相爱着的一对青年人来说，是一个漫长的日子。此刻，罗妹英就恨不得把所有的话，一口气向自己怀念已久的情人倾诉。可是，普通谈话的声音。覃立忠是听不到的啊！年青的姑娘怎好意思将心底话大声喊出来呢？罗妹英有点难过，同时产生了一股强烈的爱和恨，这种

爱和恨盖过那种难过的情绪，而不使它在覃立忠面前流露出来。

傍晚，罗妹英回去开会，覃立忠坚持要象过去一样送她过坳去，罗妹英只得同意了，在坳顶上，那丛熟悉的篱竹长得更高了。

大隆山的面貌变了，横山坳人们的道德面貌也变了，下横山成立了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社长就是罗妹英，下横山的几个互助组也酝酿秋后建社，覃立忠的回来，更增加了他们的信心。因为他们早就等着把下横山那个女社长娶回村里。

下横山的人们听到他们的社长要和上横山一个残废人成亲，滑舌头的老太婆就说：“鲜花插在牛粪上啦？”有些成年妇女也怀着好意劝罗妹英说：“你这样漂亮能干，还怕找不到好女婿？何必就要嫁给这个残废人！”尖酸的话，移动不了罗妹英对覃立忠的忠诚的爱，好意的劝告也打动不了罗妹英的心。她答应覃立忠秋后结婚。

消息传到老应宽的耳朵，老头子先前对上横山那个能干的民兵队长做自己的女婿是点头赞成的，可是，现在当他们晓得自己未来女婿是个耳聋独臂的人，有点沉不住气了。找到女儿说：“妹英呀！你年纪轻轻的，又是个社长，还怕找不到合适的人呀！一定要嫁个残废的？你会得到什么好处呢？”

“阿爹，你这是说什么话，他残废了，可是光荣呀”

“咳！为国为民我知道是光荣，可是光荣不能当白米饭吃啊！妹英，这是你一世的大事呀！”

“我即然能鼓励他去参军，就不会因为他残废就不爱他。”老应宽讲不过女儿，急了，只好拿出最后一着说：“你

一定要嫁他，我就分家、退社，以后你也别上我家的门，看你能分沾多少光荣”老头说完，怒气冲冲地转身就走。

罗妹英知道自己不能和父亲闹翻，她了解他的心意，但是这一切是自己不能接受的。第二天，她就去找乡党支部书记横山坳过去的农会主席覃大林帮忙，覃支书只和老应宽酌了两杯“双料”；问题就解决啦！再也不说分家退社，还请覃立忠到家里来吃饭，谈国家大事。

晚稻一进屋，摘完了桐子，这对青年就了结了他们的心愿——结婚了。

故事还没完呢？“女随夫家”，上横山的人们坚持要罗妹英搬到本村寨住，下横山的人又决不让女社长走，怎么办呢？还是老应宽出来圆了场，他说：“你们上横山今年就成立合作社吧，选立忠当社长，不会错的，明年完了秋，我们两个社就合起来，不就了事啦”？横山坳的人都称赞老应宽提出的妙计胜过诸葛亮，上横山的人照着办了。

婚后的日子里，覃立忠和罗妹英就商讨他们改变横山坳的计划，这个提：“多种桐子”，那个说：“要充分利用山地，试验种茶叶”。

计划，使他们更加明朗的看到自己未来的幸福；生活，使他们和祖国的繁荣昌盛紧紧连在一起了。

（原载于一九五六年《作品》第八期）

深 林 雨 夜

方 杨

(一)

连续下了几天雨，整个大群山森林区象盖上一层棉絮，一个个山头全都埋在雨海之中。

早上下过雪，气温从零度降到零下四度。这是几年来少有的现象。

转业军医周静到伐木所来已是两个春天了，他的个子高而瘦，象根木头桩子。他沉默寡言，从未听到他津津有味地谈论过什么，连笑一笑都是极少的，但对于工作都是非常的认真，常常背着个砖头似的药箱子，来往在陡峭的工地上。半夜有事，半夜就走，“救命如救火”，是他一贯的信条。

近几天来，由于过春节，工人们当中，喝酒的特别多。吃过晚饭，青年们成群的到附近村寨去“坐妹”^①有时通宵达旦。出工率减少了，事故也多了。这里只有他一个医生，忙得他有时整晚到处奔跑，近两天他爱人又将分娩，要他照顾，他竟是通宵不睡。

这天晚上，他看完了病，洗了手，脱去口罩，端上碗正要吃饭。

“吱呀！”门开了，闯进来一个人，后面跟着一股冷风。

“不好了……不好了……”贾望慌慌张张，喘着气叫。

“什么事？”

“贾龙明被木头压伤了，很严重，所长叫你马上去！”
医生丢下碗筷去提药箱，妻子埋怨说：

“吃了饭再去不行？我的天老爷……”

“救命如救火。”他说着走到门外又回过头来交代一声：

“我走了，你叫王嫂照顾一下……”

妻子挺着大肚子，笨笨地站起来，捞到件雨衣送到门外，披在丈夫的身上。她呆呆地站着，向前面望去，漆黑的森林，什么也看不见，只有嚎叫着的风声和雨声……。

(二)

从伐木所到工地只隔一座山，喊一声也能听见，可是走起来上上下下，一湾一拐，却有20几里路。两旁的树木不算，竹叶草就高过人，把小小的路盖得一丝不见了，要不是钻熟了的人，保险迷失方向。

一双电筒亮着白光，象对萤火虫，在飞速前进。贾望自小生长在苗山，象这样的黑夜爬山，他是有经验的；周静呢？则是第一次。走着走着，他就掉在后面丈多远。贾望停下来，用衣袖擦去额上的汗水和雨珠说：

“周医生，把药箱给我！”

“不，我自己背。”周静气呼呼地答着。

静静的森林，严寒的雨夜，任何动物都停止了活动，只